

神农城迹

2024年7月16日
星期二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左骏
校对:贺天鸿



炎陵“首”姓探源

关中月

前段时间,株洲日报刊发了《炎陵首小勇 在非州办“村超”》的新闻报道,报道中国援贝宁棉花技术项目技术组组长、炎陵小伙首小勇在非州贝宁组织“村超”赛事的故事。

看了上述报道,不少株洲人感到惊讶——炎陵县竟然有姓“首”的。我大胆猜测,首小勇应该是从水口镇官仓下村走出去的,而且是个中年人。问了几个熟人后,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。

据介绍,首小勇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,从事棉花种植技术指导多年。2017年,他申请参与中国援贝宁棉花技术项目,担任第三期技术项目组组长,在贝宁实施棉花高产栽培示范和推广,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。

网上有资料称:“首姓人家,炎陵县水口镇有20多户,石洲乡(今河渡镇)有一户。”

其实,网上所说的水口镇的首姓人家,我熟悉得很——说“曾经朝夕相处”也一点都不为过,因为他们都是水口镇官仓下村的村民,且一半是第六村民小组的,其余的属第八组。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个村的第六组。

要说“有20多户”,还真有点夸大。据我所知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村里姓首的只有5户,其中六组3户,八组2户。后来因恩分家、女招婿,才增至11户(以户主姓首统计),其中六组7户,八组4户。

首姓村民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,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与当地客家人无异。六组钟家屋场后面有一眼泉水,清冽甘甜,一年四季流不停。其距六组两户首姓人家的住房有三四百米(六组的另一户与八组的首姓人家属一个屋场)。早年,他们家每天都会有人前来洗菜、挑水。

六组的其中一户育有四男两女。我一个远房姑姑嫁于其次子,按辈分,我平时喊其为姑父。这户人家的长女是我小学同学。小时候,她经常来钟家屋场,与众孩童一起追逐打闹。

读小学时,八组一个姓首的年轻人曾是我的老师。我觉得他的名字取得意味深长,所以记忆犹新。他的姓名有三个字,第二个字是“先”,“首先”,意即无论做什么都能领先一步。

近日询问得知,首小勇就是他的侄子。40年前,也曾打听他们来自何方?首姓人家有人回答,过年时要去外地走亲戚。据此我猜测,他们应该是很久以前从邻近县市迁徙而来的。

查阅1994年版《酃县志》,除了在其“姓氏分布”条目,“100人以下的142姓”段落中找到“首”这个姓氏外,书中再无其他与首姓有关的片言只语。这就说明,“首”在炎陵县是一个稀有姓氏。

那么,首姓究竟源自何年何地?从全国范围来讲,首姓人家又分布在哪些地方?总共有多少人?首姓的起源,说法不一。

《姓氏考略》曾注其源。其引《梦溪笔谈》云:“天竺之贫四姓有首氏。”其引张澍之语云:“当出於首阳、首止。”首阳,指首阳山,在今河南偃师;首止,春秋卫地,在今河南睢县东南。此则以地名为姓氏。

湖南浏阳社港镇首姓家谱记载:故蜀主封其弟葭(读“家”)萌于汉中,为首侯,后以“首”氏称。这就能说明,“首”姓的起源,是由孟姓改姓而来。时间为宋太祖乾德四年(966),原因是遭到宋太祖通缉,性命攸关,被迫而为。

首姓家族的分布情况也需仔细斟酌,才能分辨。“百家姓大全”载,首姓,湖南郴州、湘潭、宜章、浏阳、江苏武进,云南镇雄、巍山,湖北武汉,四川成都,上海,台湾台北、桃园、台南、花蓮,北京,陕西西安等地均有分布,总人口约4000。

“360百科”另有词条载明,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和塘溪乡聚居了约2万首姓后代,分布在首家洞、雅市坪、香山坪、坪田、麻田、板桥、山合等地。

据网上资料,下列地方也有首姓人家:衡阳东阳渡;永州江华县白芒营镇,江永县源口乡、潇浦镇;广西富川县,临桂区宛田乡宛洲村;四川大竹县双溪山西青村;陕西汉中南郑区。

这么看来,互联网上“全国约有首姓人口32000人”的说法较为可信。

朝阳下的云阳山



湘江边的小镇昭陵



走进昭陵老街

唐增辉

株洲昭陵老街位于渌口区南洲镇,原属株洲县洲坪乡,紧邻湘江,因江而生,因江而兴。一到昭陵老街,就被那清澈的江水所吸引。

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来到这里,天空下着蒙蒙细雨,江水宛如一块碧玉被轻洗,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抚摸一下。远处,江面有几艘货船,朝下游驶去,似乎扰了这份清宁,也似乎增添了几分生气。

带着轻松惬意的心情,我走进了古老的昭陵老街。

文友的哥哥豪爽、好客,给我当起了免费导游。“若知昭陵城,胜似长沙郡,要知街多长,三千六百铺,还除熬糖、蒸酒、打豆腐。”老哥说起当地民谣,眼中闪烁着无限荣光。一些历史资料显示,昭陵老街因为位置独特,在依赖水运的古代,迅速发展,一度成为湘江上的重镇,目前仍保留多个渡口,江边还有很多老街的繁华印记。

东汉光武帝时期,传奇的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前往交趾(今越南)平叛,曾在此驻兵生活。五代十国时,马殷据湖南,尊伏波将军马援为先祖,奏请唐王李升封马援为昭灵英烈王,此地始称“昭灵”。

宋代著名文学家乐雷发写了一首《昭陵渡马伏波庙》:六十六功名要结后人知,马革何妨死累尸。

汉帝可能疑葱蒜,湘民却解荐江茵。纸钱撩乱巫分昨,粉壁阑斑客写诗。堕水踏鸳无处问,滩头斜照晒鸬鹚。

著名文学家、大诗人乐雷发先生也有笔谈,误将“昭灵”写成“昭陵”。后来,这里的地名就成了“昭陵”。

株洲昭陵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,与那个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吴三桂有关。清朝康熙年间,吴三桂不满朝廷撤藩,开启“三藩之乱”,转战各地,生灵涂炭。几年后,吴三桂兵败,准备退回衡阳(今湖南衡阳)。撤至株洲昭陵古街时,天色已晚,伸手不见五指,已成惊弓之鸟的吴三桂,为了让大军顺利渡过昭陵滩,令人在昭陵街上放火照亮江面。那个时候的房子,都是土木结构,以木料为主,这一把火趁着风势,越烧越大,将昭陵街毁于一旦。吴三桂当时许诺,如果他当上皇帝,一定重建昭陵古街。这样的话,谁信?大家敢怒不敢言。结果呢,吴三桂在衡阳做了5个多月的皇帝,过了一把“帝瘾”,哪里还记得这个许诺?实际上,即使记得,已是衰家之犬的吴三桂也没这个机会和能力来实践诺言。

走在昭陵老街上,隐约还可以找到当年繁华时的烙印。清澈的古井,依然保留着的多处闲置码头,残破的影剧院,废弃的制冰厂……

随着时间的流逝,老街上保留的古旧风物越来越少,很多老房子已经毁了。断壁残垣上绿叶藤蔓缠绕,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偶尔有几个外来的人,会在这里买下旧宅,重新按自己的方式,建造新居,辟花弄草,养小动物,也成了别样的另一种风景。

茶陵
在炎帝的传说里

陈科

茶陵,茶祖炎帝之陵。用始祖的陵寝之地指代县名,其五千年一脉渊源,有传说、有故事、有史诗,在茶乡之地口授相传,熏陶教化。

故事承载历史,传说寄寓理想。无论是山川风物,还是民情民俗、社会心理、语言族属等,都与炎帝有着一脉相承、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一幅幅美丽的图景,一个个动人的情节,一个个悲情的壮举,都凝聚着一个深刻的主题——茶陵,千百年来,一直浸润在炎帝的传说里,承载着炎帝千年不变的精神。

农源,牧源,龙踞之地

茶陵,中华始祖龙踞之地,农耕文化的源头之一。其农耕之功,如炎黄烈日,点亮了中华五千年文明。

潞岭,在中国版图上几乎很难找到的一个不到3平方公里的地方,当年却是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封地。它处于四面高山包围之中,东有首团山,南有清水山,北有露水山,中间为潞水山。潞水源出露水山,传说有一龙潜此,源头终年不竭,东南流30里,合于茶水。置身于潞岭,清风徐过,一袭古帝王的龙脉之气和五谷的芳香从四方拂面而来。

这里四面环山,活跃的地质时代,丰富的水资源,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特征。这里的许多天然溶洞,成为我们祖先最好的栖居之地。遥想当年,炎帝在这里择地而居,用人类童年时代高超的智慧顺应天地之道;因天之时,地之利,制耒耜,教民农作,将人类从饮毛茹血的野蛮时代,带进了农耕牧猎的文明时代。炎帝心系黎民,斫木为耜,耨木为耜,耒耜之利,以教天下,用“天下和泰”的博大胸怀洞泽着这片古老的土地。这里的很多地名,就充分显示了他战胜自然、人定胜天的霸气和雄心;潞岭的大台,古谓“泰台”,“泰”,意谓泰岳之势,和合之气;“台”,为神农祖先发明农业的起源之地;与大台相邻的元王村、首团村的村名,均有“首”字,一统天下之意。这一切,无不印证了炎帝情系天下,推动文明进程的宏伟理想和伟大实践。

和大多数古文明遗址一样,这里依山傍水,雨水丰沛,一马平川。土肥水美的地理特征让这里自然成为农耕的天然之所。

农元村,一个被称作农源之地的古山寨,坐落在被称为“天堂山”的露岭群山的山坳之中。据考,四五千年前,这里曾经是一片古生物的海洋,一到夏秋季节,橙黄橙黄的野生稻穗吸引着炎帝神农驻足观看。在这里,他带领子民们在茶乡一带开田辟土,依山而牧,造筏而渔,刻下了农耕时代稻作文明的印记。潞水“农源”“牧源”“田土”“上船”“下船”等诸多地名,无不与炎帝神农的封邑和开创农耕有关。农元抑或牧元,无论是写作“元”,还是写成“源”,都说明了这里是真正的“农耕之源、畜牧之源”。在与之不远的火田连溪村古“茶王城”南部的窑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掘的石斧、石簇、红陶、褐陶、夹泥陶、碳化稻粒等一系列遗存,都充分论证了这一说法不是传说。

农源,农耕之源,一如星星之火,点亮了茶乡五千年的文明。由此,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我写下的那首《秋日,我到了露岭》:

秋日,我到了露岭/一个神农开创农耕的地方。
发黄的叶子,汗青的历史/在功垂万世的长河里探航/三山五岳的肝胆和骨骼/在这里散发收获的芳香。

铭记时空的/依然是龙颜潭上含珠的仙鸡/开创丰碑的/依然是风风冒雨的经典故事/教民耕种的魂魄/在民族的血液里/是扶犁之乐永远的歌者。

收割,挖矿/清晰而凝重的声音/像雄劲的山风携着林涛吹来/响在我心上。

秋日,我到了露岭/一个神农开创农耕的地方/我闻到了收获的芳香。

在轻轻地朗读之时,我不由默念:茶乡,皇天后土,藏龙卧虎之地,必将雄踞天下,芳香无比。

茶山,茶源,灵性之地

茶陵,是中华茶祖开创茶文化、千年国饮之源的灵性之地。其茶味之甘,如涓涓清泉,沁透中华民族的每一寸肌肤。云阳山和云阳山两座大山,一东一西,在根盘八百的巍巍罗霄中,遥相呼应,肩负着一段段厚重的历史。



潞岭山间,随处可见的茶园

